



评价学术人才如何“简单化”

刘庆生

通过这些过程,招聘方基本了解招聘对象的科研态度与勤奋努力状况;学风与学术诚信;对目前研究领域现状掌控能力;同行中的学术地位;交流能力与英文口语水平等信息。

其实,当年都柏林三一学院的教授录取这位学生博士后职位时,就有类似经历,当时这个职位有近50个申请人。

学生在与教授电话询问中不经意中提到:“我不在乎发表论文章数,而是注重质量,将成果发表在专业主流期刊,所以,我发表论文章数不多。”教授很欣慰地表示:“这很符合我的风格,申请人中发表论文章数比你多的大有人在。”

最后教授将博士后位子给了这位学生。当然,这位学生一年半的博士后经历和表现深得三一学院这位教授的赞赏,双方一直保持了很好的学术伙伴关系。

要选拔“潜力股”人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在同行之间简单对比论文章数并不可取。那些“一篇论文打天下”的“人才”也不一定靠谱,因为发表论文章数有时也具有偶然性。

众所周知,科研积累是产生高水平成果的基础,需要接受时间检验,除了个别天才,对于大多数科技工作者概莫能外。

媒体在报道一些“少年群体”人才时,往往只注重宣传其中优秀者,而对那些由于“拔苗助长”导致失败的案例避而不谈,给社会公众造成一定的误导。

我很欣赏以色列威茨曼科学院的人才选拔的简单做法,选拔那些具有“好奇心、热情和耐心”的人从事他们感兴趣的科学研究。因为“好奇心”可以将你拥有的知识贡献最大化。

但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好奇心、热情和耐心”,虽然标准比较抽象,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通过一些现象判断这些“潜力股”人才。例如,较好的学术经历(博士与博士后经历),勤奋刻苦,坐得住冷板凳,谦逊品德,少说多做的实干精神等基本品质。具有这些优秀品质的人也许会的会大器晚成,但他们最终一定会成为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http://blog.sciencenet.cn/u/lqs321)

每当看到学术单位(大学和研究机构)招聘人才的广告,我就自问两个问题:什么是人才?我们究竟采用什么方式能选择到合适的人才?显然,两个问题都涉及学术评价。

“何为人才”这个问题很难说清楚,就不展开讨论了。在这里想以我的一个学生的海外学术经历,对选择人才及其相关学术评价的话题谈一谈。

据我观察,中国的人才选拔与欧美大学遴选教职的通行做法似乎都是属于简单做法。只不过,两者的简单之间却有实质的不同。

我国当下人才选拔的简单做法,是指一些单位采用“机械的全量化指标”方式招聘人才,具体做法就是要求候选人详细列出发表论文章数,SCI检索数据和发表论文章数的IF值。

这种人才选择似乎不需要国际学术界通行的同行评议,只需要人事部门数数就行,而专家评审则属于走过场和形式。

毋庸置疑,一个学术人的论文发表记录是他们在同行中学术影响力和地位的重要表现。然而,我们当下的“数数评价”绝不是科学合理的人才评价机制。因为,这种评价做法只需要非专业人士就可以完成,然而判断一篇学术论文的价值必须要由业内人士才能完成。

由此,在我国学术界产生了一些“一篇论文打

观点

树挪死,人挪活?

刘全禧

的泥土是为了确保新发的树根小环境没变,促使根系能适应新的环境。”

此时,我想到了A君。

A君在边陲奋斗了十几年,身边的同事一个个分别都得到了提拔,连几个在他看来水平一般的人都上了“跑道”,可自己一直未动。年纪不等人,眼看自己的仕途已经荒废了,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赶紧跳槽到大城市去搞自己的专业去吧。

为了向新单位的领导展现自己的专业水平,A君的简历可是用足了劲。主持的项目纵向横向一大表,水平上列尽国家级省部级;发表的文章又一大表,有SCI、EI、CSCD;获的科技进步奖一大堆,得到的荣誉称号好几摞。

A君如愿以偿到了新单位——这所正在移植树木的大学。从事的正是他的专业强项所在的专业教研室教师岗。

为了取得新同事的“侧目”,A君利用老东家的关系和读博期间建立的同学关系,前几年科研干得风声水起,职称也还算顺利。但随着几轮博导初评不过,A君新的烦恼如期而至,同一个教研室的同事关系长期得不到改善。博士同学校友同门师兄弟关系也由近变得淡起来。

高考是喜,还是愁?

全泽民

变了我们太多。

我粗略梳理了一下高中毕业同学的发展现状,基本上可以得出这样一个阶段性结论:高考时春风得意的,如今并没有那么得意;高考时失落透顶的,如今也并没有那么糟糕;成绩最好的不见得发展得最好,成绩不好的也不见得发展得不好。很大程度上高考的成绩并没有体现在个人的事业发展之中。既然如此,又何必执念高考分数呢?

虽然分数决定不了什么,但经历过高考之后,我们确实需要仔细地谋划未来。因为有些因素会或多或少与个人未来发展存在某种关联,比如你选择的城市、所学的专业、所读的大学以及你的生活态度。这些因素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塑造着我们。十年前高考时,我们认为重要的顺序是这样:“首先看大学,其次选专业,最后定城市。”十年后,我们却认为“选对了大学的不如选对了行业,选对了行业的不如选对了城市”。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前三个因素而言,城市最为关键。你读书所在的城市极有可能成为你将来工作生活的地方,每一座城市都有每一座城市的独特魅力与气质,四年的时间,如果你足够用心,这些气质会融入在你的精神里。

其次是选专业。所学专业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将来能够从事的行业。本科时期所学的专业对一个

A君不禁发问:为什么都是从边疆跳槽过来,有人就顺风顺水,有人却举步维艰?

其实,这和黄葛树的移栽道理有点相似。

人才流动如同树木的移栽,你必须抛弃你既成的主干专业,选择别人都不看好的专业作为自己新的主干专业,否则,你这棵树在新环境难以成活。

假如你选择你的弱项,别人都不愿干或大家都认为干不好的专业方向撸起袖子干,你就会像那些移栽过来的树木,不仅会获得人工养料的保护,还会得到多个方向的支撑杆甚至栅栏维护,以确保你尽快成活、长好、长壮。

A君的做法正好相反,不仅没有抛弃他的强项专业,也没有割裂他原有的人际关系,一直在用他的老关系、强专业,所以,这棵“移植树”不死就不错了。

据说在四川一些地方,黄葛树是一种风水树,尤其是村头的、坡上的、坝口的、拐弯处的,这些地方的黄葛树是不可以轻易移动的。其实,在某些地方,人才也是不可以移动的,否则不仅会生恨怨,还会让人失去斗志。

(http://blog.sciencenet.cn/u/liu005777)

人的影响是深远的,不同的专业带着个人不同的思维方式,解决问题的思路,看待世界的视角,即使你将来并没有对口就业、所学的专业知识也早已“烟消云散”,但专业性的影响却会相伴终生。

择城选业后,然后再来看大学。这样说,并非毫无根据。其实,好大学并不在于有多少的大楼,而在于日常生活学习周围伙伴的整体素养,与其说大学塑造了你,不如说是大学期间身边的人塑造了你。有些人读完大学逐渐走向卓越,有些人读完大学依旧平庸,还有一些人读完大学却荒废了青春,蹉跎了岁月,少了些浮朴多了些世故。

现在的大学,早已从精英化培养阶段过渡到大众化教育阶段,自身不努力,也就别指望大学改变你。

再说我自己。虽然高考带给我的并不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金榜名校,却赋予了我“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哲学。坦然面对失败的勇气与态度是多么的可贵,这种勇于面对失败的人生态度对一个人今后成长的路无比重要,这种人生态度是任何一所知名高校都无法传授的,是其他任何一种经历都很难获取的。

高考的成功与失败,一得一失,亦失亦得,二者不可得兼。谁家欢喜谁家愁?唯愿祝福,无论成败,均有所得。

(http://blog.sciencenet.cn/u/TZM19880124)

网罗天下

周末休息,读《罗德岛海岸的痕迹:从古代到十八世纪末西方思想中的自然与文化》一书。其中第四部分《十八世纪的文化与环境》探讨了自然历史和林奈、布丰和洪堡等几位伟大的博物学家。感觉这段历史对当下中国很有启发意义。

回顾历史,人类在很长的时间里并没有把大自然认识清楚。到了18、19世纪,在西方兴起一股揭开自然历史的思潮,就是自然历史,我们今天将其称之为博物学。

在这段历史中,影响巨大的人有瑞典的林奈、法国的布丰与德国的洪堡等等。这几位大师通过浩如烟海的自然博物收集和对比研究,告诉了世人一个更具内涵的“常识”:大自然是极为壮观的。

诸如布丰和洪堡这些博物时代的人,大多出身贵族家庭,不愁吃喝又勇于探索未知世界,有良好的出身和教育背景,丰富的游历经验,以及对自然,特别是植物的热爱,让他们成为了18世纪最伟大的学术大家和思想家。

通过动植物或矿物等自然的收集,林奈首先提出了命名法则,为全面认知自然界的动植物找到了“钥匙”。随着收集数量的增加,博物学家们开始意识到自然实际上是自成一体。在《自然的组织法则》中,他不同意“上帝创造并安排好了一切”的理论,林奈把地球看作一个自我更新的自然体系,他认为生命形式是多样而非单一的,自然并非为人的利益而创造的,他甚至觉得人的文化差异也可以用同样的道理来解释。

布丰则更进一步,提出了地球和生物都是演化而来的。他认为人不过是自然中的一分子,大自然有自身的系统,人不过是通过文明改变了自然外貌罢了。作为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布丰用其毕生的精力撰写了36卷的《自然史》,用宏大的篇章向世人描述了自然景观的壮丽和生物的精彩。

与其他同时代的哲学家不同,布丰的思想更多地关注人对地球历史的影响,而非自然对社会的影响。可以说,布丰奠定了后世的生态学基础。

同样才华横溢的德国博物学家洪堡,他出生在温带,游历广泛,不仅熟知温带而且到过热带地区,于是便对植物的分布地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洪堡认为,虽不应该轻视寻找植物物种和植物分类的价值,但植物地理才是科学的核心。

在洪堡一生中,他绘制了很多热带植物、气候带和地质分布的地图。洪堡注意到德国曾经被一种泥炭藓覆盖,但现在却在因农耕的影响,而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干旱的环境和适应干旱的植物。

那么,植物的分布是不是都是气候与环境的作用造成的呢?这对人类文明又有何启示?基于当时的思想主流,洪堡得出人类文明其实并非都是环境影响的产物。如秘鲁的印加文明、墨西哥的阿兹特克文明,都是在山地之上,人类文明并非都分布在河流流域。为什么新大陆的文明不在大河岸边兴起呢?

洪堡的思考和讨论,暗示出人类地理并不能完全用环境来解释。那些愿意生活在看似不宜居住的土地上的人,可能是出于对本土的热爱和习俗的力量。洪堡的自然观点摆脱了目的论的解释,更加重视人对自然改造,以及自然对人的改造。

“大自然是壮观的”,这是18世纪博物学或者自然历史的研究得出的时代宣言。其伟大之处在于,博物学家让有机体的主题在人类文明和思想历史中繁荣起来,哲学家通过旅



博物不仅是多认识几种动植物

刘光裕

行、版画和植物采集集中获得了营养。

当然,林奈、布丰和洪堡的思想和贡献并非横空出世,而是站在了17世纪的巨人肩膀上。在布丰和洪堡几位大师之后,19世纪初随着物理学的衰退,更伟大的博物学家们(如达尔文和拉马克)进一步摆脱了“神创”和“自然之恶”等理论的思想,将注意力集中到了“环境适应”上来,解析动植物和生命系统,并最终形成了今天关注生态系统的整体论观点。

生态适应和生态系统观,无疑是当今最有意思的理论之一。它把看似不合理的现象,看似愚蠢的事情,解释成“人与自然”作用的结果,是合情合理合乎逻辑的存在。

而对生态系统或生态适应的深入思考和剖析是必需的,这对我们理解人类社会进步观、达尔文理论,甚至马克思主义都是大有裨益的。

于社会进步而言,人类社会是否会因为知识的积累和技术的进步,变得更加和谐而美好?社会进步观点者坚信这点,但生态适应观似乎并不认可这一点。

于达尔文理论而言,生物进化是否具有方向性?传统的竞争、适者生存和物种协同进化观念,似乎越来越多地受到“中性理论”的挑战,特别是群落分布的中性理论就认为,热带雨林的物种分布完全是随机的过程。

于马克思主义而言,生态环境的变化需要一个怎样的政治体制和土地制度变化才能达到彼此间的契合?

我想,在当今人类世地球历史大背景下,在生态学过于分散和影响力衰弱的情形之下,进一步思考“博物”“生态适应”和“生态适应”所能在社会思潮和改革中的作用是非常有必要的。

总之,博物不仅仅是多认识几种动植物这么简单,它是一种思想,曾经对人类文明产生了重大影响。现今的生态学某种意义上就是那个时代的博物学的延伸,可惜由于现在的学科过度细化,已经没有了昔日的那种辉煌。

当下中国虽然也有倡导博物学的思潮,但只是生态保护或教育层面,赢得一丝好感和支持,但终于脱离了动植物的研究领域,最终引发更多学者的参与。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领域,今后肯定还会有新的变革性思想产生。

(http://blog.sciencenet.cn/u/ecoliu)

科学网博客账号注册流程

- 注册**
在科学网首页www.sciencenet.cn顶部点击“注册”按钮
- 填写用户名、密码、邮箱**
请填写您常用的邮箱,使用机构邮箱注册能更快的被审核通过
- 填写个人信息**
填写姓名、研究领域、教育经历和工作情况等信息,然后提交,等待审核
- 激活邮箱**
登录邮箱,查收激活邮件,点击激活链接。
- 编辑部审核**
博客申请将在3个工作日内由管理员进行审核,审核结果将会发送到您的注册邮箱

有任何注册问题请联系科学网编辑部(blog@stimes.cn)